刻史記狐白序

語云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則狐白尚矣顧世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所求者博所取者微斯精於取者也予之狐白史記也亦無辯夫子長上下古今千百年而成史記予亦考學

子長數十萬言而成是書蓋累
幾許狐乃得之所謂嘗鼎一臠
足以知味者和或曰是惡睹夫
洋洋者哉則予譬之矣夫遊五
都之市彼中何所不有最者為
岱畎絲枲泗濱浮磬淮夷蠙珠
以至瑶琨篠簜齒革羽毛漢中

之璣組九江之靈蔡凝眸而矚
詎不盡大觀也者竟日而歸索
之懷中無有也今人喜讀子長
全書而究竟望洋終篇一塵何
以異是則曷若是書之爲狐白
人人珍藏而什襲也故謂此是
以盡遷史不可謂此非逢掖諸

人讀史之法則非知狐白者慎
毋以羊裘視之

湯賓尹書

鼎鐫史記狐白目録

史記 司馬遷

一卷

本紀

五帝本紀贊
秦本紀
秦始皇本紀
項羽本紀贊
高帝本紀贊
景帝本紀贊

表
六國年表 序
秦楚之際月表 序
高祖功臣年表 序
漢興諸侯年表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 序
書
天官書
禮書 全
樂書 略

律書 略
平準書
封禪書
二卷
世家
呉太伯世家
燕召公世家 贊
齊太公世家 贊
楚世家
越世家 范蠡始末 贊

趙世家
魏世家
田敬仲完世家 贊
孔子世家
外戚世家 畧
吳王濞世家 贊
趙王遂世家 贊
淮南衡山王世家 贊
蕭相國世家
曹相國世家 贊

留侯世家
陳丞相世家贊
絳侯世家贊
三卷
列傳
伯夷列傳
管晏列傳
老莊申韓列傳
孫子吴起列傳贊
伍子胥列傳贊

商君列傳
蘇秦列傳
樗里子甘茂列傳贊
穰侯列傳贊
白起王翦列傳
張儀列傳
孟子荀卿列傳
孟嘗君列傳
四卷
平原君虞卿列傳

信陵君列傳
劉敬叔孫通列傳
范雎蔡澤列傳
樂毅列傳
廉頗藺相如李牧列傳
田單列傳
魯仲連鄒陽列傳
屈原賈誼列傳
五卷
刺客列傳　聶政　荆軻　贊

李斯列傳
蒙恬列傳贊
張耳陳餘列傳贊
魏豹彭越列傳贊
淮陰侯列傳
盧綰列傳
季布欒布列傳
袁盎鼂錯列傳
魏其武安侯列傳
李將軍列傳

六卷

司馬相如列傳
儒林列傳
酷吏列傳 全
游俠列傳 全
滑稽列傳
貨殖列傳
太史公自叙
附
報任少卿書

十
太史公自叙
貨殖列傳
滑稽列傳
游俠列傳 全
酷吏列傳 全
儒林列傳
司馬相如列傳
六卷

按五帝謂黃帝顓頊帝嚳堯舜

發句連用四其字

鼎鐫金陵三元合選評註史記狐白卷之一

會元　霍林　湯賓尹　精選

狀元　蘭嵎　朱之蕃　詳註

解元　蘭谷　龔三益　摭評

後學　豪卿父　林世選　彙編

書林　自新齋　余良木　繡梓

司馬遷　史記

五帝本紀　贊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伏後擇其言尤雅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

黃震曰遷之紀五帝[illegible]謂擇言之尤[illegible]篇其存古之意厚矣然黃帝殺蚩尤與以雲紀官總一二事若封禪事已不經至顓頊帝嚳紀皆稱頌語非有行事可考唐虞事雖頗詳皆不過二典所已載然則孔子定書斷自唐虞至矣何以加為

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二篇漢時儒者以爲非聖人之言故多不傳學也余嘗西至空峒山名北過涿鹿有涿山側城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以上四節著其書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余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第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閒矣其軼迺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余以上四節斷其義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應前故著為本紀書首

吳澄曰此贊大要言學者稱五帝已久遠矣其可徵而信莫如尚書然其所載獨有堯以來

而不載皇帝顓頊高辛若百家雖言黃帝
而其文不馴雅薦紳先生難言之五帝德
帝系姓雖稱孔子傳於宰我而儒者或不
傳皆未可取以為徵矣及身所涉歷往往
見長老言則百家之言黃帝者亦或可徵
也總而論之以不離尚書所載者為近是
然尚書不備載有五帝德等篇我觀春秋
國語其發明二篇之說甚著第儒者弗深
考故不傳耳其二篇所發明章著而表見
驗之長老所言不虛則二篇可徵矣矧尚

書之缺佚者又時時見於百家五帝德之
類又豈可以薦紳難言儒者不傳而不擇
取乎苟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不能擇取
而淺見寡聞固難為言也余固著為本紀
非止著尚書論次堯以下且並黃帝顓頊
高辛而論次之于五帝德等書擇其尤雅
者取之云

楊慎曰二語便有刺譏繆公勞民傷財之意句法甚奇爲

王偉曰由余言治頗老子偏駁不槩於道然能行其意耳

戎王使由余於秦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為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為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于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弑至于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

余有丁曰按太史公采傳多畧節至若傳所無雜見他書及舊所罕聞者獨詳之以傳自成書也

王僑曰奪其志疏其問失其期爲足文法

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眞聖人之治也。於是繆公退而問内史廖曰。孤聞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柰之何。内史廖曰。戎王處辟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為由余請以疏其閒。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閒。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於政。繆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正義曰按秝在繆公左右相連而坐謂之曲席傳器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盡詧而後令内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由余

東海曰戎使由余見秦終竭謀慮滅其舊疆豈鍾儀操南音樂毅不謀燕國之士哉秦繆公之用由余而闢戎土也失君之臣臣之訓矣

由余数諫不聽繆公又数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形。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過賀繆公以金鼓。

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

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形三十七年秦用

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

使召公過賀繆公以金鼓

丘濬曰三代建制之大莫大于封建至是掃蕩無餘矣武王承夏商之後分封八百國春秋之世惟餘十二諸侯至于戰國存者僅七而三晉田齊已非初封之舊當是時雖曰氣執卑陋政令厖雜然而封建之微意猶有一綫之存也至始皇立首滅韓次滅趙滅魏滅燕滅楚至是又滅齊嗚呼自開闢以來帝王所以建万國親諸侯之制自是以後永無可復之期矣

秦始皇本紀

初併天下始末　焚書始末

述過秦論三首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四段皆用已而字）（次六国罪案如掌）爲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為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爲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之。荊王獻青陽（地名）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荊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荊軻為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爲

帝

是盖後世大乱之端也

張之象曰嗚呼秦至無道也乃能定天下於一孟子不嗜殺人之言無乃不驗乎是不然秦人吞噬六国益肆其勢力以兼并之也豈所謂定乎所謂并天下者特為漢王驅除焉耳曾幾何時勝廣兵起復立六國盡王諸將天下紛擾民不聊生卒之定天下于一者乃一寬仁大度之沛公也誰謂孟子之言不驗哉

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總上）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丞相綰。御史大夫劫。（驚）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内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博士掌通古今）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索隱曰按天皇地皇之下即云泰皇當人皇也而封禪書云昔者太帝使素女鼓瑟而悲盖三皇已前称泰皇一云泰皇大昊也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泰皇。命為制。令為詔。天子自稱曰朕。王

[illegible]曰帝王稱號之盛至是無以加矣盤古以來稱皇者三稱帝者五稱王者三始皇初并天下自以德兼三皇功過五帝乃兼用之後世襲而稱之而以王封其子弟功臣遂為萬世不可易之制是亦世變之一初也又曰始皇以古謚法為子議父臣議君故欲除之自我而始世世以數計傳之無窮為秦豈知歿而未寒而人殺其子僅及再世而天絕其祚萬世之下稱其為無道者如出一口初不

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毋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已來。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索隱曰傳次也謂五行之德始終相次也漢書郊祀志曰齊人鄒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始皇采用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正義曰秦以周為火德能滅火者水也故称從其所不勝于秦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正義曰周以建子之月為正秦以建亥之月為正故其年始用十月而朝賀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按水德屬北方故上黑數以六為

係謚之有無也王應麟曰秦皇欲以一至萬新莽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其愚一也漢高祖曰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真帝王之言哉又曰夏正建寅為人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周正建子為天統是則三代所建之正法三才之道也秦不師古而以建亥之月為歲首果何統乎抑何法乎

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步，乘六馬。瓚曰水數六故以六為名按禮記王制曰古者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步之尺數亦不同更名河曰德水。以為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索隱曰水主陰陰刑殺故急法刻削以合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荊地遠，不為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群臣，群臣皆以為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

董份曰雖数語而簡勁椎武真有取天下之氣

淩稚隆曰此萬世郡縣之始古者列爵以公侯伯子男分土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世及以相承蓋非一世矣至秦始易國以為郡縣易公侯伯子男以為守尉監遂為後世不可易之制自是以後臣无世祿民无恒產亦世道大變之端也

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鬬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三十六郡者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鄣郡會稽潁川碭郡泗水薛郡東郡琅邪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太原雲中九原鴈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凡三十五與內史為三十六郡王羕曰風俗通云周制天子方千里分為百縣縣有四郡故左傳書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秦始皇初置三十六郡以監縣也）郡置守尉監（漢書百官表曰秦郡守掌治其郡有丞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監御史掌監郡）更名民曰黔首（應劭曰黔亦黎黑也）大酺收天下兵（應劭曰古者以銅為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

王世貞曰說世卿謂其非德牽也獨一曰世諸侯哉諸侯非甚暴不易也守若令者朝服殿而夕以吏為能久厲民乎哉善矣柳生之言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

呂祖謙曰然乃帝王初政之常秦猶沿而行之後世鮮或舉之矣

後世徙民實京師

石。正義曰漢書五行志云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見於臨洮故銷兵器鑄而象之謝承後漢書云銅人翁仲其名也各重二十四萬斤漢世在長樂宮門關中記云董卓壞銅人十餘二徙淸門裏魏明帝欲將詣洛載到霸城重不可致後石季龍徙之鄴苻堅又徙入長安而銷之置廷宮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地東至海謂勃海暨朝鮮。西至臨洮言諸羌地羌中。南至北嚮戶。吳都賦曰開北戶以向日劉逵曰日南之北戶猶日北之南戶也北據河為塞。並陰山至遼東。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雍縣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鍾鼓以充入之。

丘濬曰青臣進頌語甚諂佞媚君之臣也

二

黄稚隆曰聖賢群輔録云趙襄子范昭子智襄子荀文子韓簡子共六族者世為晋卿並有功名實翦晋國

吳澄曰當共時亦知下其議始皇未嘗拒諫亡秦者李斯也

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臣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

古今字篇中關鍵

楊慎曰秦焚書坑儒起於李斯而斯之先固有為此說於秦王者韓非是也非之言曰世之愚學皆不知治亂之情讘誺多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又妄非有術之士听其言者危用其計者亂此與斯所言是古非今若合符節作俑者乃韓子非斯也凡為異說者一則駭再則習始則疑終則行矣

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兩層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

程文熙曰辯語燔書秦欲愚其民而不能愚陳涉指鹿秉漸高欲愚其君而不能愚子嬰然則向之欲愚人者今適所以同愚耳可不鑒歟

王維貞曰太史公總斷用賈誼過秦論全文但字眼畧為裁換耳原論上下二篇今更冥前後爲三篇

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如淳曰律說論決為髡鉗輸邊築長城晝日伺寇虜夜暮築長城城旦四歲也凌稚隆曰旦起行治城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

太史公曰。秦之先伯翳。嘗有勲於唐虞之際。受土賜姓。及殷夏之間微散。至周之衰。秦興邑於西垂。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為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曰。罷語

謂人熙曰秦并燕諸侯至社稷安矣其下篇蓋論秦之君臣異心子嬰不鑒始皇二世壅蔽之言孤立無輔非所以權敗也秦孝公拠崤函之固至攻守之勢異也為上篇蓋論始皇乘先世強大之業仁義不施不再傳而亡非所以守国也秦并海內至二世之过也為中篇蓋論秦民向風望治二世不能正先王之過重之以無道非所以正傾也論始皇故为上篇論子嬰故为下篇

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脩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擾白梃擾音憂鋤柄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俊相立鶡冠子曰德萬人者謂之俊德千人者謂之豪德百人者謂之英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群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為固

董份曰首叙秦之興而禍亂之作甚勿如此蓋由子嬰之不振云

楊慎曰豈勇力三句與上豈世世二句遥對

王鏊曰賈誼過秦論其文極古與先秦相上下此段美秦形勢之利諸侯并力不能攻乃今失守一夫作難而敗不可救如此至是則合三主而並責之

四塞之國也東函谷南武關西散關北蕭關自繆公以來至于秦王二十餘君常為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為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為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

丘濬曰其救敗非也句此篇綱領

丘濬曰此段承上文推本其所以亡者由于雍蔽

張之象曰承上文雍蔽而以周秦反覆相較辨其安危之相去云

不淂意於海內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為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為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姦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

殷賈誼書五作王

茅坤曰此段總結前意社稷安七字與上安危之統安字相應

孫希元曰讀此篇而秦始終興亡之故宛然俱見

汪道昆曰秦至孝公益強盛故先述也

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自此至之意一句讀）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陳良云括盛也猶囊盛而結之欲盡 與下長短句為偶）并吞八荒之心（與上句長短為偶）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

陸深曰句法長短錯綜音節句亮

董份曰六國之士以下三段一套事爲之謀通其意制其兵詞意相連

織脩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鬬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幷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倪良王廖田忌

孫應鰲曰歷叙孝公以來威劫海內之勢凜凜動人

按秦昭襄五十二年滅西周莊襄元年滅東周則吞二周非始皇事矣

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九國者謂六國之外有宋衛中山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鹵即書血流漂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服。弱國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張晏曰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捶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韋昭曰越有百邑以為

楊道賓曰文勢雄建如明珠走盤不可摸捉而用句況着斷亡照應層上出古人文法之妙処今人非惟不能道亦道不到

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繫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應劭曰環堅城恐人復阻以害已也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為城服虔曰斷華山為城因河為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索隱曰何或為呵漢舊儀宿衛郎官分五夜誰呵呵行者誰也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索隱曰金城言其實且堅也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

東萊曰此言陳涉叙事下歷言其人正所以訝秦耳

凌稚隆曰仲尼墨翟並言此誼未聞道處

穆文熙曰自篇首至此直叙歷代之興亡且未着論且夫以下乃反覆詰難

李光縉曰以前用於是字然後字点綴見秦有天下之難末並叙而亡秦族句加一遂字見天下亡秦之易

王偉曰此段長短相兼大勢起伏五個也字次而下可观

既沒餘威振於殊俗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甕牖以甕為牖也繩樞以繩係戶樞以甿隸甿古氓字之人而遷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五之間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而轉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于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櫌棘矜服虔曰以鉏柄及棘作矛槿也非銛於句戟長鎩也銛長刃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

古人文法

真德秀曰賈生論秦成敗千有餘言而斷之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文字甚妙可為秦人罪案

鄒守益曰此篇詞氣較前稍讓而意之感既尤切

孫應鰲曰鋪叙秦人興亡本末如指諸掌行文有法度議論根義理詞氣開闔起伏精深雄大真西漢之文也

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秦

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歿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

又曰莫不虛心仰上與莫不傾心覌政俱應斐然鄉風句

余有丁曰按賈書作是其所以取之也又意甚明史添守之者異四字似誤

丘濬曰自首至此泛言天下傾心于秦而秦務暴虐不行仁義故至於傾危云

又曰此段方着二世言天下引領覌

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夫兼并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賈書無守之者異四字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索隱曰裋一音豎蓋

安訟一卷

政易於為仁鄉使以下即為仁之易也

真德秀曰誼所謂天下嗸嗸新主之資共正孟子飢渴易飲食之說也然桀紂之虐必有如湯武者代之然後可以慰斯民之望若二世者以始皇為之父以趙高為之師所習見者非斬刈人則夷人之三族也誼乃以任忠賢憂海內望之何異責盗跖以伯夷之行乎昔有謂太甲苟不能改過則商必亡秦能立扶蘇則嬴祀必先賢非之曰以成湯

[謂褐布豎裁為勞役之衣短而且狹也]而饑者甘糟糠天下之嗸嗸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為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汙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脩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內。皆讙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

之賢[illegible]乃必不[illegible]太甲終于桐宮以始皇之暴虐天必不使扶蘇得嗣守其業斯言尚矣如誼所言真書生之論也

此段總結上意

此下安危字直應前安危之本句

之臣無以飭其智而暴亂之姦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為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姦偽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

正傾非也句乃篇綱領。楊慎曰：賈誼之過秦，以喻漢也；陸机之辨亡，以警晉也。

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此之謂也。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真德秀評　誼所謂天下嗷嗷新主之資，乃正孟子饑渴易飲食之說也。然桀紂之虐，必有如湯武者代之，然後可以慰斯民之望。若二世者，以始皇為之父，趙高為之師，所習見者非斬刈人，則夷人之三族也。誼乃以任忠賢、憂海內望之，則何異責盜跖伯夷之行乎。昔有謂太甲苟不能改過，則商必亾；秦能立扶蘇，則秦必祀。先賢非之曰：以成湯之聖德，天必不以男重甲終於桐宮；以始皇之暴虐，天必不使扶蘇得嗣守其業。斯言當矣。歟如誼所言，真書生之論也。

楊慎曰項羽紀尤見筆力

茅坤曰籍紀中提入項梁兩人事錯綜而序

何孟春曰項籍喜兵法畧知其意而不肯竟學是真能學兵法者陶淵明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是真能解書者

按畧知其意項羽一生病根後能戰而不能守能勝而不能敗終是畧知其意

項羽本紀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即楚將項燕為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世為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項籍少年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廼教籍兵法籍大喜畧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逮索隱曰按逮訓及謂有罪相連及為櫟陽縣所逮錄也故漢史制獄有逮捕乃請蘄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

傀思曰吳中子弟憚籍易吳中賢士大夫皆出梁下惟此梁所以亢賢也[illegible]曰不惟部勒[illegible]以習其人為[illegible]擇才其意遠矣

每段用以是以故以此字為結句

穆文熙曰匹夫而敢為此語其志亦雄矣哉

許應元曰會稽守素賢項梁召與計事而梁乃陰戒籍於外入而斬守佩其印綬其初起與沛公異矣梁宛定陶籍之天亡有以也夫

大繇役及喪項梁嘗爲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結）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扛舉也）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結）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會稽守通（即殷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即制人後則爲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張晏云項羽殺宋義時桓楚爲羽使懷王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誡籍持劍居外待梁後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

壽中曰敘倉卒起事處如歷

師古曰眴音舜動目而使之也

此伏八千人案為後以八千人渡江及與亭長言江東子弟八千人張本

王維禎曰梁為主辦而行以兵法則此不辦者不知兵者也故不用

凌稚隆曰羽初出所拔皆阬太史公首次此見羽不足有為也聞陳王定死與上聞陳王敗

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眴籍師古曰眴動目而使之也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慴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為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為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應前眾乃皆伏於是梁為會稽守籍為裨將徇下縣徇下縣撫下縣之人

民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

走及未聞所有祖應

穆文熙曰增勸羽立楚王真可大躰何立之未訖而羽遂殺之不聞增出一爭言也

凌稚隆曰增勸項氏第一事惟立楚懷王心不知項世楚將懷王立則項當終其爲驅馳增謂羽能堪之乎必不能堪將置懷王于何地卒之羽弑懷王而漢之滅羽因始終以懷王爲說是懷王之立反爲漢地耳蓋懷王立則羽不能不弑逆羽殺逆則羽不容不滅然則項之

事。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瓚曰楚人怨秦雖三戶猶足以亡秦正義曰服虔云三戶漳水津也南公辯陰陽識廢興之數知秦亡必於三戶後項羽果渡三戶津破章邯兵降章邯秦遂亡。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埶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如淳曰蠭起猶言蠭午也衆蠭飛起交橫若午言其多也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所望也。陳嬰爲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

所以失天下非增勸立懷王一事悞之耶

從民望也與前楚人憐之語意相顧

漢書作北至定陶

漢紀云宋義故楚令尹

太史公復揭項梁起東阿數句正見項氏輕秦驕君之敗且為下軍敗張本之

項梁事終於此

楊愼曰將驕必敗亦不待宋義能知

王都盱台。項梁自號為武信君。居數月。引兵攻亢父。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救東阿。大破秦軍於東阿。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

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

高陵以書生張皇口語何謂知兵哉帝之不振高陵為之也
董份曰宋義因質梁軍驕策其必敗智矣今強秦在前猛羽在內而飲酒高會得非驕甚乎
又曰宋義之謀即亞夫委梁於吳楚之說然吳楚鏖合在戰梁地勢不可久而梁力足與持故亞夫策之而勝今諸侯烏合不可以當梁而秦自戰其地久則兵益而勢甚故羽以為不如速攻兵机得失同事異形決于毫氂

應前

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為上將軍項羽為魯公後以魯公禮葬羽本此為次將范增為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為卿子冠軍文頴曰卿子時人相褒尊之辭猶言公子也上將故言冠軍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蟣蝨韋昭云蝱大在外蝨小在內顏師古云以手擊牛可以殺其上蝱而不能破其內蝨喻方欲滅秦不可與章邯即戰也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鬭秦

標其不紀曰作言不發兵助楚而國固有卻者義何遣子相之此羽斬義声其罪曰與齊謀反楚也

董份曰項羽本書無成今所見大夫之論亦不過是其卒能誅暴秦霸諸侯橫行天下豈獨以力哉然由此專𡚁殺戮其亡也固宜

張大熙曰楚王拜義為大將亦甚輕易羽於此時必有不平之意故於救趙時竟斬之也豈獨以其遲留也哉

敘軍中相與擁立

趙。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饑。（又誤着）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芋一作半駰案瓚曰士卒食蔬菜以菽襍半之）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而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謂使其子相齊）非社稷之臣也。乃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慴服。莫敢枝梧。（瓚曰小柱為枝邪柱為梧今屋梧邪柱是也）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

劉辰翁曰叙鉅鹿之戰踴躍振動極羽平生

茅坤曰項羽最得意之戰太史公最得意之文

凌約言曰羽殺會稽守則一府慴伏莫敢起羽殺宋義諸侯皆慴伏莫敢枝梧救鉅鹿諸侯莫敢縱兵已破秦軍諸侯无不膝行

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為上將軍。當陽軍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虜王離。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張晏曰軍行以

而前莫敢仰視勢愈張而八愈懼下四莫敢字而羽當時勇猛宛然在目
王世貞曰項氏之阬秦也僇嬰也大其伸六國乎雖然不可以
楚漢春秋云沛公西入武關居於霸上遣將軍閉函谷關無內項羽項羽大將亞父至關不得入怒曰沛公欲反即令軍發薪一東欲燒關門關門乃開
張之象曰先着此一句便覓下文叙事燎然

車為陳轅相向為門故曰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羽行畧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為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

倪思曰增既知為天子氣又云急擊勿失亦愚矣

此夜字與後夜字相顧且應旦日字

董份曰備書當時問荅累數十言而沛公窘迫之情益見

皆為龍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以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柰何。張良曰。誰為大王為此計者。曰。鯫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為之柰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伏後案）敢背項王也。乃固要項伯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為

按項伯之私結良丁公之私釋也於漢為有恩於楚為不忠於法為莫赦漢王定天下斬丁公是矣而封項伯何哉

楊慎曰將飛者翼伏將奮者足跼將噬者足縮將文者且朴夫惟鴻門之不爭故垓下莫能與之爭

寄。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早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破羽所忌）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

劉辰翁曰叙漢楚會鴻門事歷歷如目覩無毫髮滲漉非十分筆力模寫不出紀坐次詳悉如畫

劉辰翁曰項王為人不忍於此可見此項伯之所以敢諾范增之所以不敢怒也

楊慎曰則字文法自周書來

今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王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項羽從弟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

王維禎曰叙噲入衛沛公狀如見一字不可少

凌約言曰上已紀坐次至此猶不脫西向立三字非特照應有情描寫當日光景宛然在目何等針線

許應元曰還軍霸上本非初意然謀臣之諫基帝王之業服奸雄之心獨藉此耳

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眥盡裂。項王按劍而跽。升菴云按劍而跽言操劍案膝上屈膝以承劍非長跪也曰。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

康海曰噲語即沛公語項羽者又即項伯語項羽者皆張良教之也

凌約言曰未有以應以伯言先入而噲遂挍之也

茅坤曰前為西嚮侍於此良亦渉噲坐羽之奮氣可見矣

陳沂曰紀中三曰為之柰何所以形容漢王之窘迫者至矣

董份曰當時鴻門之宴必有禁衛之士訶訊出入沛公恐不能輙自逃酒且疾走二十里亦已後侍沛公良會覓

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柰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沛公已去。閒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桮

二人俱出良久目在内何為竟不一問而在外竟無一人為羽之耳目者任其出入往来而莫之詰何恐無此理矧范增欲擊沛公惟恐失之豈容在外良久而不亟召之耶此皆可疑者史固難盡信哉豈天擁護真主一時人皆迷耶

凌稚隆曰楚漢鴻門之會起于曹無傷之說故太史公敘事首曰曹無傷言於項羽及會則曰此曹無傷言以實之至還軍又曰立誅曹無傷以結之此條理精密處

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羽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為義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

楊慎曰項王立楚王為帝不曰楚帝而曰義帝者放弒之謀不待如約之言而後萌矣

項羽分王天下一任愛憎故太史公敘次諸將功與其定封處連用故字因字模寫之

樓維禎曰范增年七十不識隆準公而卑身慓悍猾賊其識裁已不及良平然而說梁立楚後則為天下兵謀之首又良平輩不及也良非增儔則廣昜君之為孺後

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為侯王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項王自立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文穎曰居水上流也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音林縣趣義帝

亦不得盡宗國之誼矣及觀增相羽首天下謀皆不反下矜至於賊殺義帝使羽犯天下之首惡以招劉季之兵名增不曉羽何耶豈前日之說梁者楚南公道聽之謀歟不然何大義之闇于前而蔽於後也

劉辰翁曰子房妙處在并反書以鬨使羽蹔齊不此

共萬曰增始勸項氏立懷王乃羽奪王之地已而殺之增不能引君臣大誼爭之以先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中者王之沛公既

行其群臣稍稍背叛之。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是時漢還定三秦。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又趺）東齊趙叛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等。漢使張良徇韓。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紀前且伏後案）項王由此怨布也。項王乃與范增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間項王。項王使者來。為太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詳（讀作佯）驚愕曰。吾以為

先定關中則當知約增乃勸羽殺之羽之救趙殺上將宋義增爲末將坐坐而視之坑秦降卒殺秦降王燒秦宮室增皆親爲之未嘗聞一言也豈於滎陽之役身遭反間然後發怒而去嗚呼疎矣哉增蓋戰國從橫之餘見利而不知義者也
鄭玉曰使羽既殺太公分羹高祖然後布告天下謂高祖不顧其父挾八殺人而分其羹則高祖負殺父之名於身無所容于天[illegible]

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范城。疽發背而死。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爲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鬭智。不能鬭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

天下乎

王世貞曰項羽之不殺太公也寧非天乎雖然有君德乎

凌稚隆曰太史公敘漢曰取敖倉粟曰就敖倉食曰兵盛食多敘楚曰燒楚積聚曰絶楚糧食曰兵罷食絶曰兵罷食盡曰兵少食盡皆紀中關鍵當玩

按鴻門之謝即越王會稽之請成也而吳唯容越之請而越霸楚唯容漢之

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閒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即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臯。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絶。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為漢。鴻溝以東者為楚。項王許之。即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王乃封侯公為平國君。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

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機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聽之乃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為之柰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

謝而漢與鴻溝之約即吳王姑蘇之請成也越惟不聽吳而吳亡漢惟不聽楚而楚滅投机之會盖可忽乎哉

王世禎曰信請假王期固陵來緩非純臣之節也

茅坤曰按此一策遂定楚漢興亡之略

凌稚隆曰子房此語亦是櫛此二人之基

夏寅曰高祖之量兼韓信范蠡者八九故二分用中也

憂之而不疑當是時玩信等如股掌上一丸耳

王維禎曰叙垓下之戰如畫

朱熹曰其詞忼慨激烈有千載不平之餘憤

唐順之曰叙事何等節奏

王世貞曰垓下歌正不必以虞兮為嫌悲壯嗚咽與大風各自描寫帝王興衰氣象千載而下惟曹公山不厭高老驥伏櫪司馬仲達天地開闢日月重光語差可嗣響

凌稚隆曰日八百

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進兵會垓下詣項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軍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即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盖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柰何虞兮虞兮柰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

餘人曰百餘人曰二十八騎曰分其騎為四隊曰與其騎會為三處曰復殺二其两騎曰下馬步行見羽所從一騎漸少正是上氣少句曰斬漢一將曰斬漢一都尉殺数十百人曰殺漢軍数百人見羽非戰之罪正足上天之亡我句妣是関鍵處

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為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

疊用二十一與字不覺重複

凌約言曰羽叱樓煩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羽叱楊喜楊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羽之威猛可想像於千百世之下

田汝成曰始羽拔山蓋世之氣以後自至哀颯史家模寫逼真如畫千古英雄至此殊令人悽惻

何維騏曰羽不渡烏江者固知人謀

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正義曰期遇山東分為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為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檥船待。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檥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且

不足為而天意自有在也

劉子翬曰羽欲渡江亭長請羽急渡羽不渡乃戰死盖羽所以去垓下者猶冀得脫也乃為田父所給陷於大澤亭長之言甚卑安知不出田父之計耶羽意謂丈夫途窮寧戰死不忍為亭長所執故托以江東父老之言為解耳使羽果無東渡意豈引兵至此哉

太史公字法变换不一若此紀則專用已字乃字亦字

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漢以一斤為一金）邑萬户。吾為若德。乃自刎而死。項王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為其守禮義。為主死節。乃持項王頭視

終前語

則字

鍾惺曰以禮葬羽僅其枝屬較之殺秦降王子嬰者向別矣帝王氣象槩見於此

茅鹿門曰列項羽于本紀何也懷王既泯而項羽主命從其實而紀之也然項紀以高帝紀年亦明天命之有所歸意

興亡二字相應三年五年見興亡之易惧關鍵

何孟春曰舜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

魯。魯父兄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為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漢王為發哀泣之而去。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為射陽侯。賜姓劉氏。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蠭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五諸侯謂齊趙韓魏燕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背關謂背約不

未必皆仁句踐長頸鳥喙而長頸鳥喙未必皆不仁彼皮相者烏足以論士哉
唐惟修曰英雄志慮畧相同余觀高帝微時繇咸陽縱觀秦皇帝喟然嘆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始皇遊會稽渡浙江項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其始之相同如此及三侯垓下之歌一則威加海一則力拔山悲歌慷慨各自描寫帝王興衰氣象雄哉

王高祖于關中懷楚謂思東歸而都彭城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抑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司馬貞曰項羽掘起爭雄一朝假號西楚竟未踐天子之位而身首別離斯亦不可稱者紀宜降為世家

唐惟修曰此贊末有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不成語疑有缺文子長書漢繼周鄙秦抑項挨自有說故曰得天統矣朝以十月頗寄未滿焉今刪之原三代異尚因乎時也似無救敝意蓋忠厚以質救之則薄矣質寧以文救之又薄矣豈有薄能救厚之理太史公好爲奇說故云

高帝贊

太史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苟習文法無悃誠也）。故救僿莫若以忠。三代之道若循環。（與得天統句相照）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罰。豈不繆哉。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葬長陵。

朱文公評　浙間學者推尊史記謂夏紀贊用行夏之時事商紀贊用乘殷之輅事至高祖紀贊則曰朝以十月黃屋左纛譏其不用夏時商輅也遷之意誠恐是如此但若使高祖

主父偃上言令天子下推恩之令七諸侯各得分邑其子弟
林大欽曰當時吳王濞南最驕悍削亦反不削亦反未可盡錯之尤特為之不漸耳諸侯以弱卒以安正見有漸意

真能行夏時乘殷輅亦只是漢高祖終不可謂之禹湯

景帝贊

太史曰。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姓。而晁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諸侯太盛。而錯爲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

真德秀評太史公論七國事以一言斷之曰以諸侯太盛而錯為之不以漸也則高帝封建之過制與後人減損而處之不善皆見於一言之中非後世史筆可及

翟文熙曰周幽王之難秦襄公捍禦有功平王遷洛襄公復以兵送平王乃封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襄公自以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祀白帝

茅坤曰予觀太史公所撰次五帝三王紀甚無經緯處而秦紀獨詳頗疑之及讀六國表乃知夫古史藏周室為秦所滅而秦記獨得不廢於太史公本之非獨表六國而於秦之本末

六國年表 序

太史公讀秦記。索隱曰卽秦國之史記也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為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正義曰臚音旅祭名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夜光聲若雄雞命曰陳寶營岐雍之間。而穆公修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

亡筆畫可誦焉

凌稚隆曰此段言六国擯秦及秦之盛而卒并六国非以其形勢便利若天所助而然

王偉曰表著秦独詳以六国之強又秦為之端也

爭於戰功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彊兵并敵謀詐用而從衡短長之說起矯稱蠭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彊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皇甫謐曰孟子称禹生石紐西夷之人也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

李廷机曰孟子曰遵先王不則不可謂智荀卿曰法後王不則不免於俗秦滅先王舊制而獨存其史正李斯之所以得於荀卿者而太史公信之反以古秦為可法豈其真後六經哉

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畧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頗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索隱曰以言人君制法當隨時代之異而變易其政則其成功大若居今行古猶膠柱而調瑟也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索隱曰按言俗學淺識舉而笑秦此猶耳食不能知味也悲夫余於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

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楊　慎評六國具為秦所并故以讀秦記發端述秦之興至有天下一由於暴戾及言非必形勢便利若天所助焉或曰云云形勢便利之證也史言諸侯史記焚滅唯秦記獨存雖畧而有可采者何必上古以終讀秦記起下文法後王之語及秦取天下至篇終則申言以繳一篇之旨漢文多此法其曰取天下多暴繳前先暴戾後仁義及不如魯衛暴戾之語也曰世異變成功大繳前六國盛衰更變而秦之卒并天下也曰不察終始者又繳秦記可采何必上古之意也曰興壞之端則合秦與六國而為法云

張之象曰此表字不滿五百態度無限委蛇如黃河之水百折百廻此干寶作晉紀論之祖

丘濬曰自首至若斯之亟也言陳項劉三人之興

董份曰關鍵全在自生民二句後特分疏

又曰月表之文甚跌宕道古可誦

楊慎曰自昔虞夏之興至若斯之難也言虞夏湯武秦之興甚難

○秦楚之際月表序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迺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弒。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

董份曰前言商周以德秦用力皆歷十餘世積數君而後一統可謂甚難漢崛五年而成帝業乃復甚易蓋由秦既無尺土之封敗壞名城而漢為天下之受命而興故難易殊耳然不明言其故使讀者自得之所以為妙

孫應鰲曰自秦稱帝至末言漢興之易

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桀。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虞前雅字索隱曰謂秦前時之禁兵及不封樹諸侯遂足以資後之賢者即高帝也言為之驅除患難也。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指漢高祖。安在無土不王白虎通曰聖人無土不王使舜不遭堯當如夫子老于闕里也。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索隱曰高祖起布衣卒傳之天位實所謂大聖。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茅坤曰時天下未定參錯變易不可以年記故於其月紀事而名表也

記之象曰考要云虞舜之子商均禹封之於虞以康時有虞思至殷封遂周封滿並於陳其後也皋陶之後為英六與二国至周尚存伯夷之後為申呂至周復封于齊柏翳與禹平水土舜賜姓曰嬴秦此所謂唐虞之侯伯也歷三代或絕或續其世足徵矣

高祖功臣年表序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如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國。遷于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索隱曰按高祖功臣百三十七人兼外戚及王子凡一百

楊道賓曰言觀今人主所以得尊寵者必由忠厚被废辱者必由驕淫是言見在與废亦當代得失之亦也

王偉曰今古二字該貫全篇語脉

四十三人受封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索隱曰倍其初封時戶數也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正義曰謂平陽侯曹宗曲周侯酈終根陽河侯齊仁戴侯秘蒙穀陵侯馮偃也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索隱曰言居今之代志識古之道得以自鏡當代之存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緄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

閔如霖曰何必舊聞與上異哉所聞而聞字應

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楊慎評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承上文封爵誓之意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起下文子孫驕溢亡國之意曰察其首封曰所以失之申固根本及枝葉陵夷之語異哉所聞舉古概今以貫一篇之語脉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句與下文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句相對上篤仁義則無罔少容之苛下篤仁

彖而奉上法則能兢兢當世之禁而不坐
法亾國矣故曰居今志古所以自鏡也今
古二字該貫全篇語脉末云浔宗寵及廢
辱及浔失之林俱終上二意関鍵開合極
密

楊慎曰此篇題述漢初封建之過制而致驕淫其後稍抑損之則枝葉弱而本幹強故先言周事以發之其始也親親尊勞之義所封雖或過當而皆以輔衛王室其後侯伯強而王室弱則以形勢之弱也

漢興諸侯年表

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按漢書封國八百同姓五十餘據左傳魏子謂成鱄云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地上不過百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或過或損。厲幽之後。王室缺。侯伯彊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漢興。序二等。（漢封功臣大者為王小者為侯）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為王

茅坤曰此言漢同姓九國即周親也衆異姓功臣即荊羣秀之弟

又曰自鴈門太原至噴身亡國言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則過於周之不過四百里者矣自天子觀於上古至各得其所言其所言其後抑損之而乘其阨塞地利則諸侯微而王室之形勢強矣

者九國。齊楚荊淮南燕趙梁代淮陽九國不數吳蓋以荊絕乃封吳故也按下文所列有十國者以長沙異姓故言九國惟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餘人。自雁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為燕代國。常山以南大行左轉度河濟阿甄以東薄海為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薄會稽為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僭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彊庶孽。以鎮撫四

張之象曰此言天子得以王其支庶與距山以東盡諸侯地者不同

又曰此言名山陂海咸納於漢與漢郡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者不同

又曰此言大國小侯足以奉職貢供祭祀與大者叛逆小者不軌而亡國

海用承衛天子也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疏諸侯或驕奢忕邪臣計謀為淫亂（忕音誓訓習也言習於邪臣之謀計）大者叛逆小者不軌于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為七梁分為五趙分為六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為王王子支庶為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適音宅適或作過）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祭祀以藩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

須命者不同

李廷机曰向言天子微弱能正非惟德不純亦其形勢弱也此言形勢雖強要歸在仁義即德字有德則形勢又不足論矣

諸侯間犬牙相臨錯謂交錯相御如犬牙相制言犬牙參差也秉其阨塞地利彊本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雖彊要之以仁義為本

何孟春曰此表實含譏刺之意特渾然不露耳

李廷机曰此序推言功臣之封由夷狄横恣故不能無征伐既有征伐則有功者不得不侯矣遂出師應匈奴二句南誅勁越應閩越二句将卒以次受封應功臣二句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序

太史公曰匈奴絶和親攻當路塞閩越擅伐東甌請降二夷交侵當盛漢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侔於祖考矣何者自詩書稱三代戎狄是膺荊荼是徵齊桓越燕伐山戎武靈王以區區趙服單于秦繆用百里霸西戎吳楚之君以諸侯役百越況乃以中國一統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內輯億萬之衆豈以晏然不為邊境征伐哉自是後遂出師北討彊胡南誅勁越將卒以次封矣

陳仁子曰建元以來之封爵與漢初功臣異矣何太

史紀之曰七十二國褚民補餘四十五國何還功多若是耶中國一統而馳志如此是亦不可以已乎不知費幾萬生灵能成此封爵也惜哉

管子曰日掌德月掌刑星掌和

暈日旁氣也適音謫災變咎徵也

三謂三辰五謂五星

天官書

日變脩德。月變省刑。星變結和。凡天運過度。乃占。國君彊大。有德者昌。弱小。飾詐者亡。太上修德。其次脩政。其次修救。次脩禳。正下無之。夫常星之變希見。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暈適。雲風。此天之客氣。其發見亦有大運。然其與政事俯仰。最近大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動。為天數者。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則天官備矣。

卲氏考實角亢氐兗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

牽牛婺女楊州虛危青州營室至東壁并

日變○衛○德○月變○暈○珥○星變○結○志○

凡天運過度乃占

天官書

禮書　全

茅坤曰太史公於禮樂之旨原不十分見透故述荀卿論礼之言而作礼書述樂記之言而作樂書其所發明處多揣摩影響而成文然其深者亦很微眇矣

楊慎曰按自礼由人起至儒墨之分一段荀子礼論之文中間治辨之極也至刑錯而不用一段荀子議兵篇文答陳囂之文後自天地者生之本也至終篇亦皆礼論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豈人力也哉。正義曰言天地宰制萬物役使羣品順四時而動咸有成功豈藉人力所為哉是美善盛大衆多之德也余至大行禮官。索隱曰大行秦官主禮儀觀三代損益。迺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人體安駕乘。為之金輿錯衡以繁其飾。周禮王之五輅有金輅以金飾諸木毛傳云錯衡文衡也目好五色。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鐘磬。為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

之文乃斷至矣哉之上加太史公曰共小司馬亂其率多無陋其為褚少孫補明矣

按韓非子曰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儀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二者戰於胸[illegible]

味為之庶羞酸鹹以致其美周禮曰羞用百有二十品情好珍善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服虔曰大路祀天車也越席結枯草以為席也皮弁布裳周禮曰王視朝則皮弁之服正義曰以鹿子皮為弁也襞積素布為裳也朱絃洞越鄭玄曰朱絃練朱絲絃也越瑟底孔大羹玄酒鄭玄曰大羹肉湆不調以鹽菜也玄酒水也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彫敝索隱曰彫謂彫飾也言彫飾是奢侈之弊也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仲尼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孔安國曰禘祫之禮為序昭穆也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循法守正

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故曰自勝之謂強

何孟春曰正名二字是禮之大綱故以孔子正名為解

唐順之曰嘉秦皇貶叔孫少孝文惜晁錯而喻當世之儒者詳玩語意自見

者見侮於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弟也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而況中庸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乎孔子曰必也正名於衛所居不合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豈不痛哉至秦有天下悉內音納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正義曰秦採擇六國禮儀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礼法行之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減損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所變改孝文即位有司議欲

余有丁曰叙禮制興廢有典有則中間咲恨褒貶之義令人讀之慨然

定儀禮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爲繁禮飾貌無益於治躬化謂何耳故罷去之孝景時御史大夫鼂錯明於世務刑名數干諫孝景曰諸侯藩輔臣子一例古今之制也今大國專治異政不禀京師恐不可傳後孝景用其計而六國畔逆（吳楚趙菑川濟南膠西謂六國）以錯首名天子誅錯以解難事在袁盎語中是後官者養交安祿而已莫敢復議今上即位招致儒術之士令共定儀十餘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萬民和喜瑞應辨至乃采風俗定制作上聞之制詔御史曰蓋受命而王各有所由興殊路而同歸謂因民而作追俗為制也議

茅坤曰礼由人起以下采荀卿之言而成文於漢朝礼儀不相及矣

楊慎曰制礼義以養人之欲礼義字養字俱應後

者咸稱太古百姓何望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謂子孫何化隆者閎博治淺者褊狹可不勉與迺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應劭曰初用夏正以正月為歲首改年為太初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為典常垂之於後云禮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忿忿而無度量則爭爭則亂先王惡其亂故制禮義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不窮於物物不屈於欲二者相待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稻梁五味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茝音止所以養鼻也鐘鼓管弦所以養耳也刻鏤文章所以養目也疏房牀笫音二字疑衍几席所以養體也索隱曰疏謂窗

[illegible]手[illegible]机曰天子如[illegible]作天子可知[illegible]謂辨也見得養[illegible]八有辨

王世貞曰緩車則声中乎武象騶車則声中乎韶護

也服虔曰簀謂之第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辨也所謂辨者貴賤有等長少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正義曰謂蒲華為席既絜且柔絜可以祀神柔可以養躰也側載臭茝所以養鼻也既側邊側載置也臭香也臭茝蒿作澤芷芷香草也言天子之側常置芳香於左右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和鸞皆鈴也鸞在衡和在軾前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步中武象騶中韶護所以養耳也鄭玄曰武武王樂也象武舞也韶舜樂也護湯樂也正義曰步猶緩車則和鸞之音中於武象騶車中於韶護也龍旂九斿所以養信也交龍為旂寢兕持虎鮫韅索隱曰寢兕一以兕牛皮為席持虎者以猛獸皮文飾倚較及伏軾故云持虎鮫韅者以[illegible]魚皮飾韅[illegible]馬腹帶也彌龍所以養威也索隱曰[illegible]謂金飾

此段見礼制之不可已也議論甚高且四用孰知字四用若字者文法亦奇

荀子以氣為性故云情勝

衡軛爲龍此皆王者服御崇飾所以示威武故云所以養威也故大路之馬必信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索隱曰言人誰知夫志士推誠守死要立名節仍是養生安身之本故下云人苟生之為見若者必死是解上意言人苟以貪生之為見不能見危致命若者必刑戮及身下文皆倣此孰知夫輕費用之所以養財也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正義曰此四科是儒者有禮義故兩得之也人苟生之為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為見若者必害怠惰之為安若者必危情勝之為安若者必滅正義曰此四科是墨者無禮義故兩失之也故聖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失之矣故儒者將

陸深曰由其道則行二句以道字代禮字即禮記有礼則安無礼則危之意是篇中血脉

楚人以下言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之故以証上三不足也

靑坤曰自其以下三王刑措不行是荀子論兵語亦恐是出礼入刑之意

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失之者也。索隱曰墨者不尚禮義而任儉嗇無仁恩故使人兩失之是儒墨之分。分猶等也治辨之極也。彊固之本也。索隱曰自此以下皆是儒分之功也正義曰固堅固也言國以禮義四方欽仰無有攻伐故為彊而且堅固其本也威行之道也。正義曰以禮義導天下天下伏而歸之故為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正義曰以禮義率天下天下咸遵之故為功名之總也王公由之由禮義也正義曰言所以一天下臣諸侯也。弗由之所以損社稷也。故堅革利兵不足以為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楚人鮫革犀兕所以為甲。堅如金石。宛之宛城鉅鐵鉅剛施鑽如蠭蠆。索隱曰鑽謂矛輕利剽遫音速

此段應堅甲利兵不足為勝

此段應高城深池不足為國

卒如熛風（熛風疾也）然而兵殆於垂沙唐昧死焉莊蹻

（也）起楚分而為四（索隱曰蹻楚將之名言其起兵亂後楚遂分為四）參是豈無堅革利兵哉（參驗也言驗是楚豈無堅甲利兵哉為其不由禮義故衆分也）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潁以為險江漢以為池（汝潁江漢四水為楚之險固也）阻之以鄧林（山海經曰夸父與日逐走日入渴欲得飲飲於渭河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為鄧林謂鄧林後遂為林名按鄧林在楚之北境）縁之以方城（括地志云方城房州竹山縣東南四十一里其山頂上平四面險峻山南有城長十餘里名為方城即此山也）然而秦師至鄢郢舉若振槁（鄢郢楚地槁乾葉也）是豈無固塞險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剖比干因箕子為炮烙刑殺無辜時臣下懍然莫必其命

此段應上嚴令煩刑
不足爲威
楚人鮫革犀兕以
下至此非其道故
也言不由其道則
廢
此段應堅甲利兵
此段應高城深池
此段應嚴令煩刑
古者之兵至此由
其道故也言由其
道則行
按故由其道則行
二句總結上二

正義曰言無人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
必保其性命
其民是豈令不嚴刑不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
故也古者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然而敵國不待試而
詘城郭不集溝池不掘固塞不尌機變不張然而國
晏然不畏外而固者無他故焉明道而均分之正義曰言
明儒墨之分使禮義均
等則下應之如影響耳
時使而誠愛之則下應之如
影響有不由命者然後俟之以刑正義曰事君以禮
義民有不由禮義
者然後待之以刑
則民之罪伏刑矣
則民知辠矣故刑一人而天下服
辠人不尤其上知辠之在已也是故刑罰省而威行
如流無他故焉由其道故也故由其道則行不由其

觀前二句李達机曰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則當時帝堯之以礼為尚隱然可見黃震曰禮者反其所自始故以天地者生之本數句起議論甚反始之意

道則臏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傳曰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類種類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則無安人偏亡者亡其一也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故王者天太祖毛詩敘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諸侯不敢懷索隱曰懷思也言諸侯不敢思以太祖配天而食也大夫士有常宗禮記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百世不遷者謂別子之後也所以辨貴賤貴賤治得之本也郊疇乎天子索隱曰疇類也天子類得郊天餘并不合祭今大戴禮作郊止乎天子當是也社至乎諸侯索隱曰言天子已下至諸侯得立社函及士

案大戴礼作禀及二大夫禀亦通也

特牲而食荀子作特手而食

大夫函音含索隱曰含謂包容諸侯以下至士大夫得祭社故禮云大夫成羣立社曰置社亦曰里社所以辨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鉅者鉅宜小者小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鄭玄曰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法之賦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穀梁傳曰天子至于士皆有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始封之者必爲其太祖有特牲而食者不得立宗廟禮記曰庶人祭於寢所以辨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大饗上玄尊俎上腥魚鄭玄曰大饗祫祭先王以腥魚爲俎實不臑孰之也先大羹貴食飲之本也大饗上玄尊而用薄酒食先黍稷而飯稻粱祭嚌先大羹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貴本之謂文親用之

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太一。是謂太隆。親用也太一

一者天地之本也得禮之文理是合於太一也隆盛也得禮文理歸於太一是禮之太盛也

故尊之上玄尊也。皇侃曰玄酒水也上古未有酒而始之祭但酌水用之至晚世雖有酒存古禮尚用水代酒也

俎之上腥魚也。豆之上大羹。一也。索隱曰樽之上玄樽俎之上腥魚豆之上大羹三者如一皆是本故云一也

利爵弗啐也。鄭玄曰啐入口也索隱曰按儀禮祭畢獻祝西面告成是為利爵祭初未行無筭爵故不啐入口也

成事俎弗嘗也。索隱曰成事卒哭之祭故記曰卒哭曰成事既是卒哭始從吉祭故受胙爵而不嘗俎也

三宥之弗食也。索隱曰禮祭必立宥以勸尸食至三飯而後止每飯有宥一人故有三宥既是勸尸故不相食也

大昏之未廢齊也。索隱曰廢齊謂婚禮父親醮子而迎之前故曲禮云齊戒以告鬼神是婚禮有齊也

大廟之未內尸也。始絕之未小斂一

也索隱曰此五者皆以禮之初始質而未備亦是貴本之義故云一也大路之素幬也鄭玄曰素車殷輅也索隱曰幬謂車蓋以素帷亦質之也郊之麻絻音免正義曰絻亦作冕周禮曰王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論語曰麻冕禮也喪服之先散麻一也儀禮士喪禮曰始死主人散帶垂之三尺禮記曰大功已上散帶也索隱曰大路句已上三事相以如一故云一也散麻取其質無文飾亦貴本也三年哭之不反也禮記曰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清廟之歌鄭玄曰清廟謂作樂歌清廟一倡而三歎鄭玄曰倡發歌句者三歎三人從歎縣音玄一鐘尚拊膈索隱曰膈縣鐘格也不擊其鐘而拊其格不取其声亦質也朱弦而通越一也索隱曰大瑟而練朱其絃又通其下孔使聲濁且遲上質而貴本不取其聲又自三年已下四事皆不取其声也凡禮始乎脫索隱曰脫猶疏略也成乎文索隱曰言禮成就有大節也終乎稅索隱曰稅音悅言禮終卒和悅[illegible]

正義曰自天地以下八事大礼之備情文俱盡故用為下則順用為上則明

茅坤曰太史公以下文多類于書中来而太史公所自為文往往跌宕道逸而此独簡古豈太史公之才本変幻百出采荀卿言為礼書輙摹畫之耶

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其下復情以歸太一索隱曰言其下情文俱失歸心渾沌天地之初復禮之本是歸太一也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為下則順以為上則明正義曰自天地以下八事大禮之備情文俱盡故用為下則順用為上則明也太史公曰至矣哉索隱曰已下亦是太史公取荀卿禮論意盡言禮之損益以結禮書之論也立隆以為極而天下莫之能益損也本末相順索隱曰謂禮之盛文理合以歸太一至禮之殺復情以歸太一隆殺皆歸太一者是本末相順也終始相應索隱曰禮始於脫畧終於稅稅亦殺也殺與脫畧是始終相應也至文有以辨索隱曰言禮之至文能辨尊卑貴賤至察有以說索隱曰言禮之至察有以明隆殺損益委曲情文足以悅

溺荀作弱望荀作喪楊倞曰以其深故能使堅白者溺以其大故能使擅作者喪以其高故能使暴慢者墜

人心人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小人不能則也正義曰小人循庶人也則法也言天下士以上至於帝王能從禮者則治安不能從禮者則危亂庶人據於事不能法禮也禮之貌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溺正義曰言禮之貌信深厚矣雖有絜子堅白同異之辨明察入於禮義之中自然懦弱敗壞之禮也其貌誠大矣擅作典制褊陋之說入焉而望正義曰言禮之貌信廣大矣雖有擅作典制褊陋之說文辭入於禮義之中自然成滛俗褊陋之言其貌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以為高之屬入焉而墜正義曰言禮之貌信尊高矣雖有暴慢恣睢輕俗以為高之屬入於禮義之中自然成墜落暴慢輕俗之人故繩誠設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則不可欺以輕重衡称也縣音玄規矩誠錯則不可欺以方員君子審禮

天高地下日月明應前天地以合二句而四時星辰在天地之内矣廣大無窮應江河二句聖人應好惡二句五極字應立隆以為極与礼者人道之極句相應

則不可欺以詐偽正義曰詐[illegible]作典制暴戾恣睢自高也故繩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規矩者方員之至也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者不足禮謂之無方道也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禮之中能思索謂之能慮能慮勿易易輕易也謂之能固能慮能固加好之焉聖矣正義曰言人以得禮之中又能思審索求其禮謂之能思慮又不輕易其禮謂之能堅固能慮能固其禮更加好之乃聖人矣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日月者明之極也無窮者廣大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以財物為用以貴賤為文以多少為異以隆殺為要文貌繁情欵省禮之隆也文貌省情欵繁禮之殺也文

茅坤曰言雖馳騁不出于隆殺之間

楊慎曰上致其隆至守宮庭也正見惟君子能以隆殺為要

又曰末論君子而及聖人應上加好之為聖矣一句

厚大高明又總天地日月江河萬物皆礼之隆道之盡[illegible]

貌情欲相為內外表裏並行而雜禮之中流也正義曰言文飾情用表裏內外合於儒墨是得禮情之中而流行不息也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正義曰中謂情文也步驟馳騁廣騖不外正義曰言君子之人上存文飾下務減省而合情文處得其中縱有戰陣殺戮邪惡則不棄於礼義矣三皇步五帝驟三王馳五伯騁也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正義曰宮庭听朝處踰君了心內常守礼義若宮庭焉人域是域士君子也正義曰處乎凡人域之中能知禮義之域限即為士及君子也外是民也㕛是中焉房皇周浹曲直得其次序聖人也索隱曰房音旁旁皇猶徘徊也周浹狭周匝言徘徊周浹委曲得礼之序動不失中則是聖人之行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索隱曰言君子聖人有厚大之德則為禮之所歸積[illegible]

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其禮德厚大積廣至

於高明則是禮之終竟也

董份曰按漢書音義曰十篇有録無書謂景武紀禮樂律書將相年表日者亀筴靳蒯列傳三王世家遷沒亡逸元成之間褚少孫補之索隱正義皆云禮書是褚先生取荀卿禮論褚而索隱於後太史公曰之下又云太史公取禮論之意何其自相矛盾余意不然葢此乃褚少孫代太史公之言與尚書多士篇周公曰王若曰同例爾讀者自

三王世家遷沒之亡龜元成之間者少孫補

禮樂律書將相年表日者龜策傅靳列傳

董份曰按漢書音義曰十篇有錄無書謂景武紀

祀之繇竟也於高明則足

樂禮之語也所括諸一之盡也其禮德厚大積廣至

余有丁曰漢時古樂亡而高惠文景及武帝時已無可求矣故太史公作樂書特述樂記之言而成文而樂記者或曰公孫尼子所為也

茅坤曰五句是一篇主意

董份曰節樂者明聲音有節非得以自恣也故曰以減

樂書

太史公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敕維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己懲艾悲彼家難正義曰家難謂文王囚羑里武王伐紂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正義曰言成王作頌悲文王戰戰恐懼推已戒勵為治是善守善終也君子不為約(安約)則脩德滿則棄禮佚能思初安能惟(思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非大德誰能如斯傳曰治定功成禮樂乃興海內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樂者益異滿而不損則溢盈而不持則傾凡作樂者所以節樂君子以謙退為禮以損減為樂樂其如此也以為

禎為樂之主於盈而曰臧禎者亦有節之義此太史公有傳授之言

何孟春曰雖退正樂以誘世謂退而正樂以誘人於正即所以推須得所洋洋盈耳刪詩三百云云也

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萬民咸蕩滌邪穢。斟酌飽滿以飾厥性。故云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嘄噭音叫擊之聲興而士奮。鄭衛之曲動而心淫。及其調和諧合。鳥獸盡感而況懷五常。含好惡。自然之勢也。治道虧缺。而鄭音興起。封君世辟。辟亦君也名顯隣州爭以相高。自仲尼不能與齊優遂容於魯。雖退。正樂以誘世。作五章以刺時。家語云孔子喟季桓子作歌引詩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此是五章之刺也猶莫之化。陵遲以至六國流沔沈佚。遂往不返。卒於喪身滅宗。并國於秦。秦二

王元之曰李斯既導秦焚詩書此又以放棄詩書為惧乎抑其所指詩書乃刻石刑名之類也

董份曰輕積細過甚妙凡悪必始於微也

世尤以為娯丞相李斯進諫曰放棄詩書極意聲色祖伊所以懼也祖伊諫殷紂紂不所輕積細過恣心長夜紂所以亡也趙高曰五帝三王樂各殊名示不相襲上自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懽喜合殷勤非此和說不通解澤不流正義曰言非此樂和適亦悅樂之不通散恩澤之事不流亦各一世之化度時之樂何必華山之騄耳而後行遠乎二世然之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按過沛詩即大風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兮語詞侯亦語詞沛詩有三兮故云三侯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時歌儛宗廟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肄舊而已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

此後全用樂記故不載

索隱曰按禮樂志安世房中樂有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拜為協律都尉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迺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

董份曰按樂書自凡音之起至篇末子貢問樂皆樂記全文其間次第顛倒係褚少孫升降之也原樂非角所誦已故不録

吳寬曰太史公之為律書其始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偃及言偃兵于漢文帝尤加詳焉可謂知制律之時而達制律之意矣

李廷机曰六律於兵械尤重便見用兵者必銷兵即為至樂矣

凌稚隆曰考要云音尚宮即周礼太師執同律以听軍

律書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六律為萬事根本焉（律曆志云夫推曆生律制器規圓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是萬事之根本也）其於兵械尤所重（索隱曰易稱師出以律是於兵械尤重也械謂弓矢殳矛戈戟）故云望敵知吉凶（正義曰凡兩軍相敵上皆有雲氣及日暈天官書云暈等力鈞厚長大有勝薄短小無勝故望雲氣知勝負強弱引舊語乃曰故云）聞聲效勝負（周禮云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其吉凶左傳云師曠知南風之不競即其類）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正義曰人君暴虐酷急即常寒應寒生北方乃殺氣也武王伐紂吹律從春至冬殺氣相并律亦應之故洪範咎徵云急常寒若是也）而音尚宮（兵書云夫戰太師吹律合商則戰勝

吉之說蓋宮屬中央土主生長又載四行故次律合宮音故軍士和也商屬西方金主断故兵士強也角屬東方木主曲直故軍士擾也徵屬南方火主標怒故將急數怒也羽屬北方水主柔弱主幽暗故兵弱少威明也

軍事張彊角則軍擾多变失志宮則軍和主卒同聲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焉

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情性之理也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文穎曰神農子孫暴虐黃帝伐之故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文穎曰共工主水官也少昊氏衰秉政作虐故顓頊伐之本主水官因為水害也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淮南子云湯伐桀放之曆上與宋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遞興遞廢勝者用事所受於天也自是之後名士迭興晉用咎犯齊用王子子成吳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

王維禎曰自豈與至等哉為一句
李廷机曰以尊寵顯榮與窘辱失守侵犯削弱相反便見武可用而不可窮巧而順則為王霸拙而逆則為桀紂與秦
馮夢禎曰夏桀至息也言窮兵之害以其用之拙而行之逆也
於越於字發語聲勾吳勾字亦發語聲

信卒霸諸侯兼列邦土雖不及三代之誥誓然身寵君尊當世顯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闇於大較索隱曰大較大法也不權輕重猥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窘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執不移等哉故教笞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夏桀殷紂手搏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百戰克勝諸侯懾服權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正義曰謂三十萬備北闕五十萬守五嶺也云連兵於邊陲即是宿軍無用之地連兵於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絓禍於越勢非寡也及其威盡勢盡閭巷之人為敵國咎生窮武之不

凌約言曰自高帝至末言偃兵之效而以和樂結之其意深遠矣

知足耳得之心不息也高祖有天下三邊外畔大國之王雖稱蕃輔臣節未盡會高祖厭苦軍事亦有蕭張之謀故偃武一休息羈縻不備歷至孝文即位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時朝鮮地王蒲擾之也自全秦時內屬為臣子後且擁兵阻阸選蠕音軟觀望索隱曰選蠕謂動身欲有進取之狀也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恥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

樹徐樹棋曰此律書也何以兼言兵按周官執同律以听軍声詔吉凶兵之資乎律尚矣史遷雖兼言兵而所重在律宋儒陳求嘉謂其知制律之意蓋指其言兵也蔡西山謂自太史公之後即無識其意朱子亦謂太史公之法可惟盖指其言律也其非兵書與諸先生所補明矣

李廷機曰漢不用兵為至樂慿前六律於兵械為尤重二句且盡出太平氣象

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爲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内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爲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爲功多矣且無議軍故百姓無内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雞吠犬烟火萬里可謂知樂者乎

太史公曰文帝時謂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遊敖嬉戲如小兒狀孔子所稱有德君子者邪

李廷機曰余觀律書見其兵舍律言兵卒乃惓惓於孝文以為兵革不減庶幾和樂蓋未嘗不嘆其深遠而有識也何也蓋古者功成而後作樂後世中常之主日尋干戈殘民以逞樂之實先亡矣乃君臣相與修其律度綢繆其声容而曰吾作樂以和天下吳禮樂之听以不興也迺遷知舍六律而求之罷兵息民之間可謂不識其本歟

楊慎曰平準書譏橫斂之臣也貨殖傳譏好貨之君也太史公之旨千載而下有趙汸知之懿哉

凌稚隆曰自武帝有興利之謀今日禁鹽鐵明日置平準畱意于錐刀之利而不自知子長欲箴其失故作平準一書往往指言弘羊致利之由子長之意深矣

董份曰漢興多事而貧若此然高祖

平準書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饟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索隱曰天子駕駟馬其色宜齊同今言國家貧天子不能具鈞色之駟馬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如淳曰齊等無有貴賤故謂之齊民蘇林曰無物可蓋藏也於是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漢書食貨志曰鑄榆莢錢一黃金一斤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踊騰糶。漢書糶字作躍謂物踊貴而價起有如物騰躍而起也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瓚曰秦以一鎰為一金漢以一斤為一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

重商賈之律而後乃以商賈子弟為吏失其夫也

穆文熙曰湯沐奉養不須于天下之經費而轉漕又少可見漢興賞募率而富饒以為後廣漕興利之應

按莢錢重五分民間名曰踰莢言如踰莢之薄也

立濬曰漢初更合鑄錢未有禁也至孝文因之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鄧氏錢布天下此結前意亦甚盛也而

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正義曰古人未有市及井若朝聚井汲水便將貨物於井邊貨賣故言市井也）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於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索隱曰一云車運曰轉水運曰漕中都猶都內也）至孝文時莢錢益多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即山鑄錢（索隱曰按即訓就言就出銅之山鑄錢）富埒（埒等也）天子其後卒以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此句結前事）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

五

後之宮自鑄而嚴其禁以至於紀者衆而用黠吏亦其衰也

孫應鰲曰孝景承文帝而賣爵除罪故用足而因得以益造苑馬以廣用此一句結景帝事而宮室輿馬益增修矣此一句又以生武帝宮室之修由此曰罷之意也

余有丁曰將言武帝耗財必先言其富以為起端後之衰皆反此轉應

楊慎曰漢興之初作業劇而財匱齊

不足給食當食者。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長索隱曰漢書食貨志云文帝用鼂錯言令人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萬二千石為大庶長各以多少為差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修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贖罪益造苑馬以廣用索隱曰謂增益苑囿造廄而養馬以廣用則馬是軍國之用也而宮室列觀輿馬益增修矣。至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韋昭曰巨萬今萬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

民無藏蓋米至在萬錢至武帝之初人給家足府庫太倉充溢貫朽陳腐蓄積至是極其盛矣漢初天子不能鈞駟將相或乘牛車至是阡陌之間馬成群矣重犯法而行義皆所謂盛也然民驕溢豪強武斷宗室公卿爭於奢僭僭上無度于極盛之際已兆衰之端矣
王維禎曰按此甚言富足若是而武帝自為空虛可嘆也
又曰此下四節言外事四夷而勞民

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漢書音義曰皆乘父馬有牝馬間其間則相踶齧故斥不得出會同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如淳曰時無事吏不數轉至於子孫長大而不轉職任居官者以為姓號如淳曰倉氏庾氏是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耻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索隱曰鄉曲豪富無官位而以威勢主斷曲直故曰武斷也宮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正義曰南越及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

…之積自此而耗物盛而衰之驗也

王偉曰百姓巧法則衰于重犯法矣財賂衰耗則衰於餘貨財矣廉耻相冒則衰于先行衰矣

丘濬曰上句武力進用法令嚴具結上文事四夷而發義民任人之法下句興利之臣自此始為弘羊等三人言利析秋毫張本凡榷塩鐵算緡錢舟車平準筦天下之貨者皆該其中而亨弘羊天乃雨之句乃畢此意而

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絶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抗弊以巧法索隱曰抗者耗也消耗之名言百姓貧弊故行巧詆之法也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耻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其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匈奴河南地築朔方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漢書音義曰鍾六石四斗散弊

斷之也楊道賓曰篇中凡曰江淮蕭然煩費曰巴蜀罷焉曰燕齊靡然騷動曰天下若其勞皆相顧為文文法不整而整其後及利之謀凡十五變而太史公摹寫甚工書中連曰數萬人曰十餘萬人曰二十餘萬人曰六十萬人又連曰賜黃金二十餘萬斤曰五十萬金曰費各巨萬千數曰凡百餘巨萬曰以巨萬計曰以億計曰不可勝數之類皆以著其勞民傷財之實也

於邛僰以集之應劭曰臨邛屬僰僰屬犍為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吏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韋昭曰更續也或曰更償也迺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服虔曰入穀於外縣受錢於內府也東至滄海之郡人徒之費擬於南夷又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遼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為郎始於此其後四年而漢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

凌稚隆曰按書中書仰給縣官者五仰給大農者四皆形容武帝所以厚斂之故

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藏錢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畱蹛無所食索隱曰蹛積也謂富人貯滯積穀則貧者無所食也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瓚曰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左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級十七萬凡直三

楊慎曰官職耗廢其與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何若亦物盛而衰也又以上承選舉陵夷下以起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之語

茅坤曰張湯等治獄之慘亦從賣爵之濫來故入平準

十餘萬金。索隱曰大顏云一金萬錢也顧氏按或解云初一級十七萬自此已上每給加二萬至十七級合成三十七萬也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索隱曰官首武功爵第五也位稍高故得試為吏先除用也千夫如五大夫。索隱曰千夫武功十一等爵第七五大夫舊二十等爵第九也言千夫爵秩比如五大夫故楊僕以千夫為吏殆謂此也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徐廣曰一駰案漢書音義曰十爵左庶長以上至十八歲為大庶長也名樂卿樂卿者朝位從九卿加樂者別正卿又十九爵為樂公食公卿祿而無職也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張晏曰吏見知不舉劾為故縱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

董份曰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句為後憂蘭等出而其誅湯死張本

陸深曰此段自上文發所以足上未明之意

吳澄曰承上文論公孫弘功利二字該盡武帝所行事

用矣行及沮敗誹謗之者皆被窮治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為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騖於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衆來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初先是往十餘歲河決觀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砥柱之

張之象曰三言作者數萬人而以各歷二三朞而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千數惣之辭煩不殺森然有法

漕穿汾河渠以為漑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為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朞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天子為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迺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饑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廥音膾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瓚曰秦逐匈奴以收河南地徙民以實之

何孟春曰此一段議論正見國家耗費本輕末重皆惡前高帝逐末一段

唐順之曰此則國貧而賈富師古云封君受封邑者謂公主列侯之屬也時公主列侯雖有國邑而無餘財其朝夕所須皆俯首仰面取給于富商大要後分以邑入償之

閔如霖曰縣官宜而富商滯財不佐國家之急故更錢

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總上伐胡穿渠）使者分部護之（賑貸具三項）。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蹛（停也）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畜也）邑。（索隱曰廢出賣也居停蓄也是出賣於居者爲廢如淳曰居賤物於邑中以待貴也徐廣曰有所廢有所蓄言其乘時射利也）（時伏卜式助邊案）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閒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

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兼併之徒上下文意相承而之之緡數平準皆所以推之也

貲 如淳曰但鑄作錢不作餘物 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
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 赤金丹陽銅也 今
半兩錢法重四銖 韋昭曰文爲半兩實重四銖 而姦或盜摩錢裏
取鋊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
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
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爲白
金以爲天用莫如龍 索隱曰易云行天莫如龍是也 地用莫如馬 索隱
曰易云行地莫如馬是也 人用莫如龜 索隱曰禮六諸侯以亀爲寶是也 故曰金
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
索隱曰按顧氏錢譜其文爲龍形隱起肉好皆圜文又作雲霞之象選蘇林音選擇之選 二曰重

王常曰禁愈嚴而下益犯利臣之所由興而酷吏之所由用也

李衷一曰用東郭咸陽等三語所以權輿弄浮滛而奪其利曰三人言利析秋毫矣應前興利之臣自此始後起籠塩錢筭緡錢平準之事

𦍩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索隱曰謂以八兩[illegible]品比重六兩下小撱重四兩也云以重差小者謂半兩為重故差小重六兩而其形方錢譜肉好皆方隱起馬形肉好之下又有連珠文也三曰復小撱之其文龜直三百索隱曰爾雅註撱挾長也謂長而去四角也錢譜肉圓好方皆隱起龜甲文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東郭姓咸陽名桑弘羊以計筭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煑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

茅坤曰太史公直以酷利二事相成故其错综之妙如此着意

王元之曰凡叙出擊胡其虜級賞賜士死費俱一律相應

柯維棋曰按馬氏廷篤云孔僅咸陽所言前之屬少府

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爲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通適令伐棘上林。韋昭曰欲令出馬無馬者令伐棘索隱曰謂故吏先免者皆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索隱曰按黃圖元狩四年武帝穿昆明池周四十里以習水戰荀悅云昆明子居滇河中故習水戰以伐之也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迺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鋊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韋昭云少府天子私所給賜經用也公用屬大司農陛下不私以屬

大農則其利盡此聚斂之臣飾說以蓋其私也

索隱曰非農工之儔故言奇

王維禎曰前既言納粟補爵而選舉陵遲又言軍功越等而吏道雜此言舉行鹽鐵用鹽鐵家富者為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以幣變與前之抑商賈相反故因此而言商賈以幣

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煑鹽官與牢盆如淳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為牢也盆者煑鹽之盆也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索隱曰沮止也僅等言山海之藏宜屬大農奇人欲擅其用必有沮止之議此不可聽許也敢私鑄鐵器煑鹽者釱音地左趾三蒼云釱踏脚鉗也常將曰以鈦為之着左趾以代刖也没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鄧展曰鑄故鐵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道益襍不選而多賈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菑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

之変多積貨逐利上句承上文更錢造幣反請鑄五銖錢意下句起摧抑商賈而筭緡錢舟車之意

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商賈滋
衆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軺（音桃）車賈人緡（音文）錢
皆有差請算如故索隱曰異時猶前時也軺小車也
傅子言漢代賤乘軺今則貴之言
算軺車者有軺車使出稅一算二算也李裴
曰緡絲也以貫錢也一貫千緡出二千算也諸賈人
末作貰貸賣買居邑稽諸物索隱曰稽者停留也即
上文所謂廢居居邑也及
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索隱曰郭璞
云占自隱度
也謂各自隱度其財物
多少為文簿送之官也率緡錢二千而一算瓚曰此
緡錢隨
其用所施施于利
重者其算亦多諸作有租及鑄如淳曰以手力
所作而賣之率
緡錢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如淳曰非
吏而得與
吏比者官謂三軺車以一算商賈人軺車二算如淳

索隱曰悉盡也……
通其家財不周悉
盡者罰戍邊一歲

王偁曰總提起而後詳言與太史公家法

楊慎曰以富商不肯助縣官之急而酷抑之故思卜式之頗分財助邊而祿之也

立齋曰言卜式欲輸家之半以助邊

賈人有軺車使出二算重其賦也船五文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
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
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索隱曰謂賈人有市籍不許以名占田也
敢犯令沒入田僮索隱曰若賈人更占田則沒其田及僮僕皆入之於官也
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召拜式為中郎爵左庶長
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初卜式者河南人也
以田畜為事親死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
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
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予弟者
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

正應前富商大賈不佐國家之急意

丘濬曰提起輸錢助邊以起下文動君心處最為的當

穆文熙曰弘論卜式亦有見

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
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
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
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
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
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
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
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於是上
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軍數出
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

凌稚隆曰魏高歡見尒朱榮之命剪悍馬歡不加羈絆而剪之竟不蹄齧謂榮曰御惡人亦猶是矣榮奇其言余謂卜式之言與高歡之馬皆俠士之常態好奇之主每為所動宜也

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漢書音義曰外繇謂戍邊也一人出三百錢謂之過更式歲得十二萬錢也一說在繇役之外得復除四百人式又盡復予縣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以式為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為郎布衣屩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上以式為奇拜為緱氏令試之

荊川曰承上文卜式而發又孔僅弘羊亦皆是用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可見卜式亦動上興利之心者遂與僅等倒言之前應興利之臣後起平準之事

吳澄曰始因費耗商賈偏重茲因興利縣官自為商賈可慨哉

楊慎曰無慮皆鑄金錢一句却應前鑄金錢之禁而生下用酷吏之由

繇氏便之遷為成臯令將漕最上以為式朴忠拜為齊王大傅而孔僅之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拜為大農列於九卿而桑弘羊為大農丞筦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孟康曰謂諸當所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更於他處賣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漢書百官表大司農屬官有均輸令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索隱曰謂言大畧歸於鑄錢更無他事從慮也衆吏不能盡誅取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

[illegible]行郡國由犯鑄金錢故平準書與前治獄之慘意同

穆文熙曰此一段模寫酷吏興利轉輾相成歟由尽變化

行郡國舉兼并之徒守相為吏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為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為九卿而直指夏蘭之屬始出矣而大農顏異誅時元狩四年也初異為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郤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脣湯奏異當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

楊道賓曰下緡令而尊卜式申言前者以起下文也緡令分者以商賈之蹛財不佐縣官之急而行也尊卜式者以其佐縣官而尊之也而百姓終莫肯分財佐縣官于是楊可告緡錢分與縱矣此句以下文告緡遍天下中家以下皆破而除復告緡二節亦由此生

諂諛取容矣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郡國多奸鑄錢索隱曰謂多奸巧襍以鉛錫也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鍾官赤側索隱曰鍾官掌鑄赤側之錢如淳曰以赤銅為其郭也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白金稍賤民不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白金終廢不行是歲也元鼎三年張湯死而民不思其後二歲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姦

唐順之曰此則因富而賈貧

楊愼曰上句結上緊行鹽鐵筭告緡告緡之事下句生下水衡上林財物衆而興池苑宮室及置農官受田等事

乃盜為之卜式相齊而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如淳曰治匿緡之罪其獄少有反者索隱曰反音幡反謂反使從輕也案劉德為京兆尹每行縣多所平反是也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索隱曰曹輩也謂分曹輩而出為使也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益廣關置左右輔初大農筦鹽鐵官布多索隱曰布謂泉布也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

茅坤曰欲叙其興利必于其耗費不經處種種著令眼

李光縉曰漢武事四夷興土木濫爵後費徵歛無藝海内虛耗日甚而論者乃以漢之武帝從美於唐之德宗此亦過激之談耳

王維楨曰既富生侈弘羊等得無罪乎

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逐韋昭曰戰闘馳逐也乃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索隱曰蓋始穿昆明池欲與滇王戰今乃更大修之將與南於越呂嘉戰逐故作樓船於是楊僕有將軍之号是天子感之乃作栢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由此日麗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太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諸官益新置多如淳曰水衡少府太僕司農皆有農官是為多徒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樂彥云度猶運也及官自糴乃足索隱曰謂天子所給廩食者多故不如官自糴乃足也所忠人姓名言世家子弟如淳曰世世有祿秩家富人或鬬雞走狗馬

閔知霖曰郎選衰亦物盛而衰也亦慮吏道雜之

王偁曰雖移民就粟自非救荒上策

李東陽曰此皆諸臣聚斂所致而然武帝讀貲之心於此可見

立齋曰秋武帝縱黃優遊情狀慘然

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索隱曰李奇云先至者為魁株也送引也先至之人令之相引似若得其株木則枝葉自窮故曰株送徒如淳曰株根蔕也諸坐博戲事決為徒者能入錢得補郎也 是時山東被河災，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應劭曰燒草下水種稻草與稻並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復下水灌之草死獨稻長所謂火耕水耨也 令饑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之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度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辨，自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卒倉卒也 天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

董份曰前言平準而轉及封禪書以為下文總結語叉文甚有情

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晉灼曰徼塞也瓚曰既無亭候又不徼循無衛邊之備也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瓚曰先是新秦中千里無民畏寇不敢畜牧今設亭徼故民得畜牧也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仞新秦中李奇曰謂與民母馬令得為馬種令十母馬還官一駒此為息什一也瓚曰前以邊用不足故設告緡之令設亭徼邊民無警皆得田牧新秦中已充故除告緡不復取於民也既得寶鼎立后土太一祠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其明年元鼎六年南越反西羌侵邊為桀於是天子為山東不贍赦天下因南方樓船

此即昆明池所習樓船卒

楊慎曰前書仰給縣官此書仰給大農皆武帝費多所致

董份曰卜式之輸財助邊欲父子往死南越皆所以蠱惑君心誠奸雄之

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羌又數萬人渡河築令一本令作民居。令姚氏音連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車騎馬乏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牸馬歲課息齊相卜式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詔曰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為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

尠旨

凌稚隆曰式願輸財于邊而富民莫應于是乎有告緡之令式原父子死節而諸侯莫應于是乎有酎金之罰然則帝之奢侈無度未必非式逢君之惡啟之也式言亨弘羊天乃雨余以為式亦可亨也

楊慎曰卜式以鹽鐵器船算事而上不悅故貶秩而弘

式奮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越。至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如淳曰漢儀註王子為侯侯歲以戶口酎黃金于漢廟皇帝臨受獻金以助祭大祀日飲酎飲酎受金金少不如斤兩色惡王削縣侯免國乃拜式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賈貴，或強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算事。上由是不悅卜式。漢連兵三歲，誅羌，滅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駰按晉灼曰元鼎六年定越地以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定西南夷以為武都牂柯越巂沈

物使商賈無所牟大利而封賞大農皆取足大農矣

楊慎曰窮兵則財用不足財用不足則賦斂繁甚此必至之勢

馬廷鸞曰太史公平準書令遠方各以其物云云其語未明班固際其語云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

……汶山郡及……地理志西南夷傳所置犍為零陵益州郡凡十七也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索隱曰南陽漢中已往之郡各以其地比近給初郡初郡即西南初置之郡也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為以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徐廣曰擅一作經經常也惟取用足耳不暇顧經常法則也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秩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索隱

商賈所轉販者而相灌輸此說為然蓋謂驅農民以效商賈之為也

孫應鰲曰漢武立均輸平準之法其名甚美其意亦善也當時論其弊曰農人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富商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取賤以收其貴未見準之平也善乎莊子之言曰愛民害民之始也偃兵造兵之本也今之紛紛好異者安得此語之

曰服虔謂載云僦言所輸物不足償其顧載之費也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取也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泰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甘

黃震曰漢武帝五十年間因兵革而財用耗因財用而刑罰酷沸四海而爲鼎生民無所措手足迨至末年平準之置則海內蕭然戶口減半陰奪于民之禍于是爲盛遷備著始終相因之變特以平準名書而終之曰烹弘羊天乃雨嗚呼旨哉

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急處索隱曰謂他郡能人粟輸所在急要之處也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索隱曰錢本名泉言貨之流如泉也故周有泉府之官及景王乃鑄大錢布泉者言貨流布故周禮有三夫之布食貨志貨布長二寸五分首長八分足枝長八分刀者錢也食貨志有契刀錯刀

楊慎曰平準書先敘漢事而贊語乃述自古以來而微寓于武帝敘事之變体也

又曰此數語一篇內意之要而物盛則衰一語又為此數語之要

契刀長二寸直五百錯刀以黃金錯直五千以其形如刀故曰刀以其利於人也又古者貨貝寶龜食貨志有卜朋五貝皆用為貨具各有多少兩具為朋故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直二千一百六十已下各有差也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於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徐廣曰時一作衰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為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管子有輕重之法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

茅坤曰不及本朝而以秦為言其旨深矣

穆文熙曰末叙秦皇生事耗貨故主之念急而財愈不足於用王所以寓諷于武帝乃作書本意

楊慎曰如以富者不佐縣官而故告緡以民好法而用

李克盡地力為彊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彊者或并羣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絶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內虞夏之幣金為三品（索隱曰即下或黃或白或赤也）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如淳曰布於民間也）或刀（如淳曰名錢為刀者以其利下民也）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為三等黃金以鎰名（孟康曰二十兩為鎰）為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粮

酷吏皆幸勢相激使然也既曰無異又曰曷足怪焉不平之意見於言表可謂曲而有古体矣

饟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為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李廷機曰封禅書見武帝之欺天平準書見武帝之窮人訊武之意不待武帝紀已可知矣

此書直書其事而其失自見有諷意無貶詞讀之乃見太史公手筆

首起二節一正一反只一篇之綱領也其應皆在後

書中命字符瑞字德字一篇眼目

書中疊用蓋字若字云字焉字矣字皆有意當玩

封禪書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覩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即事用希。傳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廢。三年不為樂。樂必壞。每世之隆。則封禪荅焉。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歲。故其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時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其語不經見。搢紳者不道。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蔡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

書中疊用皆字好字各字皆省文法也

管仲之言是謂無其應而事焉不可也反應篇首無其應而用事句

應前受命而功不

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皆受命（應首句）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山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皇麒麟不來嘉禾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

以文王武王成王三君作柱子乎此至後則以高祖文帝武帝分比之乃太史公尊漢處

應德合矣而日不詒。

篇中凡所有瑞如黃龍至烏之類應篇首未有諸符瑞而不臻太山句此為武帝改正朔張本

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其後百有餘年而孔子論述六藝傳畧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其俎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詩云紂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商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其後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烏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為

以始皇絀儒生至海上冀遇三神仙之奇藥作柱子到後面以武帝盡罷諸儒不用至海上望冀遇蓬萊事比之乃太史公絀漢處

二段俱以自及二字相分應

茅坤曰司馬遷親

名。音上大呂。事統上法。即帝位三年。東巡。徵齊魯諸儒生至乎泰山下。始皇聞其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絀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巔。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既絀。不得與用於封禪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譏之。於是始皇遂東遊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羨門之屬。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

以為無異始皇自以國之臣子法不當斥言也故於本紀畧之而特詳於始皇紀由今觀之始皇紀實武帝紀也其曰後之以為大文之以為歎固亡秦之續耳至於封禪書叙始皇求仙處極有意雖點皆寓訊武帝且明其不然也如曰至海上而恐不及曰未能至望見之焉曰冀遇海上三神山之奇藥歷七與後段漢武事相照應迁之寓意微矣嗚呼其旨幾春秋之家哉

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齎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曰未能至（應莫能至）望見之（應望之）焉其明年始皇復遊海上至瑯琊過恒山從上黨歸後三年遊碣石考入海方士從上郡（應甘心）歸後五年始皇南至相山遂登會稽並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至沙丘崩二世元年東巡碣石並海南歷泰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書旁以章始皇之功

此豈所謂句應篇首蓋有無其應句

又以自及二字相呼應

以高帝比武王則

德其秋諸侯叛秦三年而二世弒死始皇封禪之後十二歲秦亡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僇文學百姓怨其法天下叛之皆譌曰始皇上泰山爲暴風雨所擊不得封禪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耶昔三代之（總敘收拾）君皆在河洛之閒故嵩高爲中嶽而四嶽各如其方一瀆咸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嶽四瀆皆并在東方自五帝以至秦（總結作過）軼興軼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漢興高祖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

凌約言曰夫以推終始之傳則漢當土德理或然哉傾以黃龍見為土德之應其謬良不經矣甚且安知後三歲所謂黃龍見成紀者非公孫臣輩謬為而謬傳之以實其語耶又安知黃龍之見或其適然之符而非果有所土德之應耶若此愚人者不待辯而漢世數君為其所愚者深足惜也

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四帝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帝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其後十八年孝文帝即位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黃是時丞相張蒼好律歷以為漢乃水德之始故河決金堤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與德相應如公孫臣言非也罷之後三年黃龍見成紀文帝乃召公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草改歷服色事於是夏四月文帝始郊見雍五畤祠衣皆上赤其明

以文帝比周成王則猶符瑞而德亦洽矣然猶不至太山何也盖由匈奴數入邊歲少不登豈德猶未洽而日不暇給者

提起漢武許多事在此數句

年。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絻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所用及儀亦如雍五時。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神氣事。皆詐也。下平吏治。誅夷新垣平。自是之後文帝怠於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明年匈奴數入邊。興兵守禦。後歲少不登。數年而孝景即位。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興。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艾安。搢紳之屬皆望天

武帝封禪事神苛
事盡睹符瑞見而
臻太山祇萷而過
者也

郁離子　記曰安
期生得道于之罘
之山持赤刀以役
虎左右指使進退

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伺得趙綰等姦利事。召案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為皆廢。竇太后崩。今上初至雍。郊見五時。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蹏音蹄氏觀。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臣棗。

如役小兒東海黃公見而慕之謂其神灵之在刀爲竊而佩之行遇虎於路出刀以格之弗勝為虎所食郁離子曰今之若是者衆矣蔡人漁於淮得符文之玉自以為天授之命乃造入大澤以啚大事事不成而亦其族亦此類也

造白金與下文錫諸侯白金相喚胡定曰漢武元狩

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為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亳人謬忌奏祠太乙方。曰。天神貴者太乙。太乙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乙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為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為幣。以發瑞應。造白金焉。其明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麟然。有司曰。陛下祗肅郊祀上帝報

角獸蓋麟云蓋之為言疑之也夫獸而一角其為麟明矣而武帝奚疑之耶豈求之武帝而未見所以致麟者耶迂乱帝之祠神求仙窮兵巡遊以為幾於始皇無異故疑之耳差之迁之識遠矣

郊雍乃封太山張本祀后土乃禪梁父張本後段一一相應

饗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以薦五畤畤加一牛以燎錫諸侯白金風符應合於天也(以白金與麟為瑞應)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或作李夫人)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居歲餘其力益衰神不至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其後則又作栢梁銅柱承露僊人掌之屬矣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荅也於是始立后土祠汾陰脽丘上親望拜如上帝禮是歲天子始巡郡縣(與始皇始巡郡縣相應)浸尋於泰山矣其春樂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大言曰

即時事為帝所歆者少中之

因大言當貴其使遂拜為五利將軍因言當令有親屬遂以公主妻之何奸人之巧於求中而帝之墮其計中若此耶

羅大經曰武帝刻意求仙至以愛女妻方士可謂顛倒之極末年乃悔悟曰世豈有仙者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耳此論却甚確近

臣嘗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為賤。不信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奄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脩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者一作自）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有親屬。（有一作為）以客禮待之。乃可使通言於神。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又以衛長公主妻之。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其後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

[illegible]方士勝望去不見童男入海回无藥能晋炎帝在有人曾焉老脽来旨哉言夫

王維禎曰觀公孫卿所言則知汾陰鼎公其所為以欺武帝者

李廷機曰方成以致王夫人中五利以黄金煤可不死仙藥中公孫卿以寶鼎中武帝屢被其欺而不悟終欲封禪以盡殺者之必得抑何不明若此

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搤腕而自言有禁無能神仙矣其夏汾陰巫錦爲民祠魏脽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掊視得鼎鼎大異於衆鼎文鏤無欵識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黄帝時等因嬖人奏之上大說乃召問卿對曰申公與安期生通受黄帝言無書獨有鼎書曰漢興復當黄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黄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主亦當

茅坤曰讀封禪書至誅五利一節殊為快然史遷備述之得无意乎

非有求二句即五利所以語帝者

羅大經曰按岳陽有酒香山相傳古有仙酒飲者不死漢武帝得之東方朔竊飲焉帝怒欲誅之方朔曰陛下

上封上封則能仙登天矣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躧耳乃拜卿為郎使東候神於太室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隨驗實毋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讐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仙人跡緱氏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也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須如

然方朔數語直轉簡明蓋諷武帝之求長生也

王維禎曰漢武元鼎元封之間燕齊之士爭言神仙欲淫祠於漢世爲多雖當時名儒繼登宰輔亦莫能正之者元成之際衡譚用事始奮然欲盡去淫祠正以古義又卒世主從之其志行矣未幾以劉向一言而蘇祠復興惜哉

懲前始皇詘儒生

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爲且用事泰山先類祠太一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群臣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方士之言黃帝以上皆致怪物與神通欲訪黃帝以上接神仙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群儒既已不能辨

封禪應前郊雍祀后土史一篇大意

應前始皇冀遇三神山

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騁於是上盡罷諸儒不用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乙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秘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趾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群臣更上壽於是大赦天下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災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遇蓬萊焉五

凌稚隆曰此段揔括武帝封禪事神求仙之事而結之曰然其效可睹矣蓋婉其詞以譏之也
茅坤曰文幾三千言而前後血脈貫串如一句揔屬一幻字
楊慎曰末一句結束甚妙

月反至甘泉有司言寶鼎出爲元鼎以今年爲元封元年其秋望氣王朔言候獨見旗星出如瓜食頃復入焉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徧於五嶽四瀆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跡爲解無有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羈縻不絶冀遇其眞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

茅坤評馬遷史記不專爲漢史乃歷代之史故其紀漢事畧於漢書而紀武帝事獨詳若封

亭中曰文字三
也
盖謂其詞以諷之
曰欺其效可勝矣
求仙之章而諸之
於武帝封禪事相
眞維陽曰其受德

禪平準二書雖謂之南史家風可也

王世貞評司馬相如封禪書蘇子由訊其諂事武帝至死不已楊雄謂其曲終奏雅今即其書觀之蕩然豐豫而雅意亡矣盖其意以武帝之制作高標漢武獨此事為鉅典故被飾厥文以尊其君去史迁此書遠矣

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徧於五嶽四瀆矣而方士人悪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今元年其秋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塡星出如瓜食頃復入焉有司言寶鼎出為元鼎以今年為元封